

教育部第一批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系列教材

现代汉语基础理论与应用

刁晏斌 孙银新 著

本书密切结合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师教育理念，将创新型的语文教师培养模式同语文教育课程改革相结合，同语文实践教学、汉语言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语文教学法的改革相结合，同教学实训、教学实践相结合，力求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培养模式的转变。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第一批

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系列教材

现代汉语基础理论与应用

刁晏斌 孙银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基础理论与应用 / 刁晏斌, 孙银新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7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3-17139-2

I. ①现… II. ①刁… III. ①现代汉语—师范学校—教材
IV. ①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7968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XIANDAI HANYU JICHU LILUN YU YINGYO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http://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230 mm

印 张: 16

字 数: 31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策划编辑: 王一涵

责任编辑: 王一涵 苏文师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系列教材》 编纂委员会

顾问：王 宁 童庆炳

主任：张 健

副主任：李国英 过常宝 康 震 王立军（常务）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刁晏斌 过常宝 康 震 李国英 李 怡 李运富

孙银新 王立军 姚建彬 于翠玲 张 健 张清华

张秋玲 张燕玲 赵 勇 邹 红

前 言

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根据工程的总体安排，同年启动了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遴选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顺利获批为“2007年度第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建设项目号为TS2070。该项目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师范生的培养工作，创新师范教育人才培养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是教育部首批建立的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立项以来，学院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专业优势，从师范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入手，重新构建了培养模式，梳理了各培养环节的关系，并在师范生培养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改革，为培养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和坚实专业基础，能够引领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方向的高水平中学语文教师做了大量的工作。

师范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高屋建瓴、统领全局的顶层设计，需要将师范教育的理念融汇于师范生培养的全过程。在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课程建设和与之相配套的教材建设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中使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真正融为一体。围绕这一建设目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密切结合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教师教育理念，将创新型的语文教师培养模式同语文教育课程改革相结合，同语文实践教学、汉语言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语文教学法的改革相结合,同教学实训、教学实践相结合,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的转变,构建了以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为架构的模块式新型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重点建设了一批面向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的“专业方向平台课程”,尽可能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深厚知识内涵,转换为中学语文教育教学的优质课程资源,并通过这些系列课程,在学术研究前沿与中学语文教学资源储备之间搭建桥梁。与课程建设相配合,学院规划编写了一系列高质量、切合中学教学实际的优质教材,改变了传统师范教育与非师范教育采用统一教材的不科学做法。教材编写者始终将教学技能的训练融入整个教材的内容体系之中,无论是基础课教材还是选修课教材,无论是理论课教材还是实践课教材,都把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作为核心教学目标,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这套教材体系性强,涵盖面广,涉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多个方向,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基础理论与应用》《古代汉语基础理论与应用》《教师媒介教育导论》《教师口语艺术导论》《文艺美学与大众文化导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讲析》《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讲析》《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讲析》《外国文学作品讲析》3种类型共计9部教材。这些教材的主编都是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具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每部教材都在教学中进行了多次的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经过反复修订,现予以正式出版。

在教材编写和出版的过程中,文学院相关研究所的老教师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王一涵编辑为教材的出版尽心尽责,在此一并致谢。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教育系列教材》编纂委员会

2014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现代汉语	1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内涵	1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特点	6
第三节 现代汉语学的研究对象	17
第二章 现代汉语与中学语文教学	25
第一节 中学语文教学中语言教学的地位	25
第二节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现代汉语教学(上)	34
第三节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现代汉语教学(下)	51
第三章 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	76
第一节 汉语史述要	76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形成	89
第三节 现代汉语的发展	95
第四节 现代汉语的发展与中学语文教学	111
第四章 现代汉语的规范观、发展观	126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规范观	126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发展观	139
第三节 现代汉语的规范观、发展观与中学语文 教学	154
第五章 现代汉语的当代状况	162
第一节 当代的语音状况	162
第二节 当代的词汇状况	168

第三节	当代的语法状况	184
第四节	当代的修辞状况	195
第五节	现代汉语的当代状况与中学语文教学	201
第六章	现代汉语的表达	204
第一节	现代汉语表达的基本规范	204
第二节	现代汉语表达与中学语文教学	233
附 录	239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239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	242

第一章 什么是现代汉语

本章主要介绍现代汉语的内涵和研究对象，以期使读者对此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第一节 现代汉语的内涵

顾名思义，现代汉语就是与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相对的、在现代时期所使用的汉语。然而，这个表述是相当笼统的，如果稍微复杂和完整一点讲，所谓现代汉语，应该包括狭广二义：狭义指的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广义的现代汉语则还包括普通话的地方变体，即各种方言。

要真正知道什么是现代汉语，就要了解和掌握它的准确内涵。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四组互相联系或互相对待的概念来进一步明确和理解。

一、普通话和方言

普通话与方言二者相结合，就构成了广义的现代汉语。然而，人们经常使用的现代汉语概念通常都取其狭义，即在一般的教材和汉语研究论著中，所谓现代汉语通常都是指不包括方言在内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

所谓共同语，就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在中国大陆地区叫普通话，在我国台港澳地区通常叫国语，此外也有叫华语的，大致可以看作一实多名。

方言俗称地方话，一般只通行于一定的区域，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域)变体。它的通行范围虽然没有共同语大，但也是具备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要素的完整语言体系，因此才能长期存在并发展，能够充分满足某一地区人们的交际需求。

一般而言，越是历史悠久、使用人口多、通行范围广的语言，它的方言往往就越多，汉语正是一种这样的语言，所以汉语方言就特别多而且复杂。

按以前的传统划分，现代汉语共有六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赣方

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在一般的称说中，某一方言经常称为“一话”或“一语”，如“北方话”、“粤语”等。近年来，随着方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许多学者主张从六大方言中再分离出晋语和徽语，这样，一共就是八大方言了。

在一个方言区内，通常还可以根据其内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再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方言片（也叫次方言），而一个方言片往往还可以划分为更多的方言点。

共同语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就产生的先后来说，是先有方言，后有共同语，并且在一般情况下，民族共同语都是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形成和发展的，普通话定义中的“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第二，共同语与方言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就差异来说，语音最为显著，其次是词汇，而语法方面的一致性比较高。

第三，共同语与方言可以共生共存，共同语的形成和推广，并不以方言的消亡为前提。就普通话与方言来说，前者不断从后者中吸收一些有生命力的成分来丰富和完善自己，而后者也在不断地向前者靠拢。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一项基本语言政策，它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方言。

二、书面语和口语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系统，这一点与世界上所有有文字的语言是一样的。

书面语和口语是一种语言的两个不同变体。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是先有口语，后有书面语，所以口语是第一位的，书面语是第二位的。就二者的关系来说，口语是语言存在的最基本形式，是书面语的基础，而书面语源于口语，是口语的记录和加工形式。

在文字出现以前，语言只有口、耳相接的口头形式即口语，有了文字以后才逐渐有了书面语。简单地说，书面语就是用文字记载下来供人们“看”的语言，由此就使得原来只能听和说的语言符号系统变成了可以“看”的语言符号系统。

现代汉语中，书面语和口语基本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诉诸听觉的口语和诉诸视觉的书面语永远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二者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在用词和造句以及语言使用的其他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音形式利用方面的差异。口头语体凭借的物质材料是有声语言，这就决定了语音手段在口头语体中的重要性。为了取得理想的表达效果，说话者经常会努力调动各种语音手段，如语气、语调、语速、重音、语气词等来表情达意。所以，语音手段变化多端，语气语调富于感情变化，是口头语体与书面语体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书面语中，虽然也能有效利用一些韵律手段（音节、平仄、节奏、押韵等），但是与口语的语音使用情况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第二，某些语言形式的使用与否。比如，书面语中关联词语用得比较多，且经常是配对使用的，如“之所以……是因为”、“与其……不如”，而口语中基本不用；口语中经常会有一些羡余成分，像一些语气词（如“呃、嘛”）、不表指代的代词（如“这个、那个”），以及人们经常提到的“口头禅”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并且经常会连续出现，而在一般的书面语中，是看不到它们的。

第三，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这一点在词汇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有不少同义词有语体的对立（即口语和书面语之分），例如“脑袋”和“头颅”，“老爸”和“父亲”，前者只用于口语，而后者则只用于书面语。一般来说，口语中主要使用基本词、常用词，广泛使用口语词、方言词，以及谚语、歇后语和俚语、粗话等，很少使用冷僻、深奥难懂的词语，像文绉绉的书面语和古香古色的文言词语等，而后者在书面语中却相对多见。语法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同样是表示“处置”，书面语中经常可以用“将”字句（如“将这个情况向有关方面作了通报”），而口语中基本就不用这样的形式。

第四，使用不同的辅助手段。口头言语表达的最重要辅助手段是体态语。据美国心理学家对言语行为传递信息效果进行的研究，言辞只占7%，声音占38%，而表情（包括手势和身势）占55%。^①人们在说话时，总是伴随着各种体态语，诸如手势、姿态、动作、表情、眼神等，这些既增加了信息传递的全面性和力量感，同时也增强了语言表达的生动性。上述这些方面基本都是书面语所不具备的。书面语的辅助手段基本只有标点符号，其中有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口语表达时的停顿、语气等相对应。

第五，规范程度不同。规范应分不同层次，而口语与书面语显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人们在“说”的时候，经常是随想随说，有时甚至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通常也来不及字斟句酌，所以经常会有一些与一般语言规范不相一致的重复、脱节、颠倒、补说，以及大量借助具体语境的省

① 黎运汉：《汉语风格学》，298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略等；在“写”的时候，一般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和选择，从容推敲、仔细琢磨，讲究的是“文从字顺”，所以上述情形就很少出现。

以上五点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点，这就是语言风格不同。人们在谈到这一点时，经常还会提到口语的用词范围相对较窄，句子比较短小，结构比较简单（附加成分少，省略成分多）等，而书面语则有更大的选词范围，更趋向于使用比较复杂的句子结构，讲究篇章结构的完整以及连贯照应等。

对于现代汉语的研究来说，人们对书面语和口语的看法与取舍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二者并重，或者是尽可能地兼顾，以求得研究范围的最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全覆盖。比如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就说：“这个《讲话》里所讨论的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并重。口语以北京话为主，书面语以现代作品为主。口语和书面语本来是密切联系着的，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東西。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又是口语的发展。口语也随时受书面语的影响。为了帮助读者对于现代汉语的理解，我们认为应该采取这种双方兼顾的办法。”

二是偏重书面语，比如罗常培、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在谈到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语料时说，要选择“现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里的一般用例”，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表述，而在实际的研究中，有许多人都是偏重于以书面语料为研究对象的。

三是以口语为宗，有人专以现代汉语口语为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认为研究现代汉语（特别是语法）应当以口语（这里的口语是指北京话的口语）为对象，关于这一点，后边第二小节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三、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

目前，在汉语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当代汉语”的称说形式。一般而言，人们大致都不是在严格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使用这一称名的，而只是用它来指称当今正在使用的汉语，或者说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现代汉语。这一点，从许多人的研究和表述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比如汤志祥所著《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的副标题就是《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而范晓在给此书所作的序言中也说，“特别是刚过去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二十年，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汉语词汇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当代性，这是作为断代的现代汉语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由此可见，当前正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在现代汉语的内部又划分出一个当代汉语呢？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着眼于语言事实，即着眼于现代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或者说是现代汉语的时代演进。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一点人们有目共睹。变化的结果，是使语言及语言表达的不少方面与原来相比，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因而具有了某些阶段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个新的指称形式来使之明确化，不仅有了可能性，而且更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第二，比照相邻学科。比如与汉语言文字学属于同一个一级学科的中国文学，一直就有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划分，二者前后相接，各有自己的时间范围和研究对象，因而广为人们接受，并且在教学和研究中都已成为定制。

第三，有利于语言研究。在汉语研究中，特别是在进行立足于当代现状研究的时候，如果仍然笼统地只用“现代汉语”这一指称形式，有时就无法突出、甚至容易抹杀它的一些阶段性差异，并且有可能造成知识体系上的某些不协调甚至是抵触或矛盾。比如，按照一般的“传统”现代汉语语法规则，程度副词不能修饰名词，然而在新时期，这确乎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用法。从研究实践来看，人们基本都是着眼于发展和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立足于与前一阶段的对比才使用“当代汉语”这一名称的，这一点由前边提到的汤志祥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由其他许多人文章的标题也可以看出，如《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当代新词“零X”词族探微——兼论当代汉语构词方式演化的动因》等。

以上原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缘由，这就是人们语言观和语言研究观的发展与进步。以前人们说现代汉语，基本都是把它当成一个相对静止的共时平面，因而较少关注它的发展与变化；现在，人们更强调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以及“共时中的历时”研究。在现代汉语中又划分出一个当代阶段，既体现了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更能反映共时阶段中的历时现状。

四、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学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实际上有两个涵义，涵义一是指如上所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或者是共同语加方言，而涵义二到目前为止却没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现代汉语的第二个涵义是指“现代汉语学”，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简称，是指共时语言学中对具体语言（即现代汉语）进行相对静态描写研究的一个学科。现代汉语的两个涵义正可以比照语法的两个涵义：一个指的是语法规则

(也称“语法体系”);另一个则指语法学,即语法学家根据客观存在的语法体系所作出的描写和说明,是个人或少数人科学研究的成果(又叫“语法学体系”)。

明确了现代汉语的上述两个涵义,就应当在现代汉语学所提供的知识体系和规则系统的框架下来学习、使用现代汉语,或者是从事相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会使人有以下一些收益:

第一,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现代汉语,进而获得更为全面的相关知识;

第二,既见树木,又见森林,透过现象,掌握规律;

第三,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特点

现代汉语的特点由它的各个构成要素的特点组合而成,所以必须分别考察、分析和说明。

一、语音的特点

现代汉语语音最明显和突出的特点是有比较强的音乐性,经常表现为声音悦耳动听,音调和谐柔美,节奏鲜明突出,韵律协调有致。上述特点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并凸显出来。

1. 元音

汉语音节中元音占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是却不能没有元音。普通话中,单独由元音(包括单元音和复元音)构成的零声母音节比较多见,而辅音却基本不能单独构成音节。元音属于乐音,而辅音则属于噪音,乐音多而噪音少,所以现代汉语语音的音乐性就比较突出和明显。

2. 辅音

辅音方面比较突出的是:

第一,没有复辅音。一些常用外语(比如英语)中,都有两个甚至三四个辅音连在一起的复辅音,不少学者趋向于认为,古汉语中也有复辅音,但是普通话无论在音节的开头还是结尾,都不存在复辅音现象,这样,一般情况下都是辅音与元音互相间隔,音节界限就比较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也比较整齐,另外也使语言更富节奏性。

第二,清辅音多而浊辅音少。普通话的21个辅音中,发音时声带不颤动的清辅音有17个,而发音时声带颤动的浊辅音只有4个,相对于英语以及某

些方言，这个数量是相当少的。

3. 声调

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声调。声母、韵母和声调构成了汉语音节的三要素，其中声调是音节的标志，声、韵相同的音节往往靠声调的不同来区别意义。普通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以及轻声的高低起伏与变化，一方面使音节的界限分明，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更具高低抑扬的音乐色彩和风格。

二、词汇的特点

1. 构词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

语素是语言的最小单位，也是构词的最小单位。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绝大多数。在口头上，一个单音节语素指的是一个带声调的音节，而在书面上则是一个汉字，它们基本都是语义的承担者。汉语的单音节语素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独自构成单音节词；二是与其他的语素或词缀结合为合成词。

双音节和多音节语素始终是少数，它们构成的基本都是古代汉语遗留下的连绵词以及各个时期音译的外来词。

2. 构词方式以词根复合为主

一般语言的造词方法主要有两种，即“词根+词根”的复合法与“词缀+词根”或“词根+词缀”的派生法，汉语造词方法以复合法为主，派生法为辅，并且表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有意义的单音节语素差不多都能充当词根语素；

第二，复合词的构造与词组以及句子的构造基本一致，用得最多的是并列、偏正、动宾、动补、主谓这五种组合方法；

第三，完全虚化（即不表示任何词汇意义）的真正词缀非常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所以真正的派生词数量也不多。

3. 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基本音节形式

汉语词汇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趋向是单音节词的双音节化，这既显示了汉语音节节奏的整齐美，同时也反映了汉民族的一种审美心理，另外还有效地减少了单音节词的同音词多和多义词多现象。所以，古往今来，有大量的单音节词被双音节词替代，其常见方法主要有：

第一，意义相近、相关或相反的单音节词并列成词，如“语言、手足、窗户、高低”等；

第二，添加词缀或“准词缀”，如“老师、狮子、学者、同化”等；

第三，添加修饰或限定语素，如“黄河、春耕、春天、改正”等；

第四，替换，如“目一眼睛、惧一害怕”等；

第五，重叠，如“微微、纷纷、舅舅、星星”等。

此外，词汇发展中的双音节化取向还表现在：

第一，保留大量古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如“俸禄、惆怅、典范、遵循”等；

第二，把一些多音节短语或词进一步缩减为双音节词，如“整风、扫盲、花生、机枪”等；

第三，新生词语以双音节为多，如“电脑、手机、蚁族、房奴”等。

双音化的结果，是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这只是就数量来说的，如果就词的使用频率来看，情况则有所不同。《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显示，在使用频率最高的 100 个词中，双音节词只有 15 个；在前 50 个高频词中，双音节词只有 3 个，分别是“我们”（第 21 位）、“他们”（41 位）和“自己”（50 位）。特别是日常口语中，那些超高频和高频词均以单音节词为多（比较“买一购买，走一行走”）。所以，如果对现代汉语词的音节形式分布及其使用特点作一个较为准确的表述，则应当是单、双音节并重。

三、语法的特点

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特点是近年来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一般的语法通论性著作以及教材等都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各家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张斌先生在《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中就谈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名词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如“全文发表、义务治病”，另外，他把“心理咨询、汽车修理”等也归入此类）；

第二，动词或形容词可以直接充当主语或宾语；

第三，词语结构常常受单双音节的影响。

范晓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则把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

第一，缺乏严格意义的（狭义的）形态变化；

第二，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错综复杂；

第三，语序显得特别重要；

第四，虚词较多，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

第五，复合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原则基本一致；

第六，主谓结构构成的句法单位比较特别（比如作谓语等）；

第七，音节多少会影响词语的搭配和用法。

也有人认为，现代汉语语法有三大根本特点：汉语是分析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汉语是重语用的语言，语法跟语境的关系密切；汉语是重韵律的语言，节律对句法结构有制约作用。^①这样的认识相对全面、合理，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1. 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

汉语属于分析型语言，没有像印欧语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印欧语系的语言一般都有比较丰富的词形变化，以此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如数、性、格、时、体、态、级等，而现代汉语的词类没有形态标志，虽然有类似印欧语形态成分的“了”、“着”、“们”之类的助词，但它们并不能作为动词、名词的标志，因为动词、名词与它们的结合受许多因素的制约，缺乏普遍性。汉语借助于语序、虚词、语调、重叠等手段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由此就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特点与表现。

(1) 语序和虚词是重要语法手段

屈指手段(形态变化)和分析手段(语序和虚词)是互相补充的。汉语形态变化不丰富，因此在遣词造句时主要靠语序和虚词。

语序不同，构成的结构和意义就有所不同，比如“经济繁荣、态度端正”是主谓结构，而“繁荣经济、端正态度”是动宾结构。除此之外，有些时候，语序的改变或颠倒，并不造成语义或逻辑关系的改变，但是却能表达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同，比如在“人来了”中，“人”是有定(确知所指)的，而“来人了”的“人”却是无定的。

虚词在汉语中同样相当重要，甚至比语序更为重要，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虚词有无，影响语义。例如：

买菜(行为)

买的菜(事物)

来!(祈使)

来吗?(询问)

第二，虚词不同，语义关系不同。例如：

猎人和狗(联合)

猎人的狗(偏正)

^① 安华林：《论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4)。以下结合安文进行阐述。